



光

郑涵予/文

每次去老家，总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矮矮小小的老屋，窄窄小小的窗子，还有两个小小的老人。窗子是暗褐的老式雕花推窗，窗边靠着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阿公垫着棉垫子靠在椅背上，正好晒得到太阳。暖烘烘的阳光热热闹闹地从窗边上透过来，洒在深色的水泥地板上，一整片蒸腾的金黄色颗粒，好像从空气中浮起一个整个暖融融的春天。

微雨燕双飞的时节，阿婆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打毛衣，橙黄的毛线绕着绕着蜿蜒到旁边的矮几上，几束日光也就顺着悄悄溜过去，在毛线翘起的边缝里藏着，在橙黄的相似颜色里躲着，却泄漏了几丝柔和的光芒。于是阿婆坐了一小会儿就又忙活起来，从屋里抱出一条薄毯子轻轻地盖在阿公身上。阿公晃一晃身子又眯一眯眼睛说些什么，不久，又浅眠回去了。阿婆看看他，又看看太阳，阳光照在空气里，浮起亮亮的金色，照得他俩的头发也是金色的，屋子里懒洋洋暖乎乎的，使人愿意一直沉浸在这片金色的光里。

春天的声音逐渐吵嚷了起来，慢吞吞的温暖融在青色的雾气里，太阳变得灿金且热烈。

阿婆晒得热，搬回屋里去了。一会儿，她好像不放心般抬起头，唤阿公一声。阿公应一声，休息了。一会儿，阿婆又唤一声。

我在一旁，不说话。阿公靠在藤椅上，也不说话。

阿公不应，阿婆便急，迈着碎碎的步子走到跟前，拉拉帘子，又探一探光。一看，阿公睡着了呢。

阿婆替阿公拉一拉被子，又把他搁在外边的手放回毯子里，忿忿地笑骂：“你个老头子，喊你了也不应。”

她坐回屋里，拿上针线。又一会儿，阿婆抬头喊声：“老头子！”

阿公睡得好好的呢。

忙碌而冗杂的琐事包围着生活的边缘，常让我来不及看一看这间小小的老屋里的阳光，这些热热闹闹的金色预示着一种碎隙般的沉静，一种老旧灰暗的却又沉淀于时间的陪伴。粗茶淡饭有什么要紧？年华老去有什么要紧？你在，就心安。

他们感受着春天的植物在慢慢地抽芽，到了有雨水的时节，它们膨出极富生命力的白色小花，那意味着天气马上就要暖和起来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蒲公英开得东倒西歪，也不知会飞到哪里去。过几天会下场雨，带来流淌的潮湿水汽，空气中弥漫开泥土的独特芬芳。

阿婆不知道古诗，不懂咬文嚼字，她只是说“读书好，专心学习，努力工作”，就像我每天只知道奔忙在灰色的楼房间，不知道老家这边，开得乱七八糟的蒲公英小花在田野里遍地都是，厚重的土地和富余的阳光带来生生不息的希望和温暖。我看到老屋外的光从窗缝隙里透进来，屋里金黄的毛线织就一团毛茸茸的颜色，网住了阿婆呼唤的声音，也网住了鲜活热闹的生活。

热烈的温暖溢出生活的边缘，陈旧的时间酿出醇香厚重的气味，光穿过窄缝，春日带着湿润水汽的风连接起田野山林间蔓延的绿意，一个崭新的热烈的春天正降临江南的人间。

乌龙茶抒怀

溪流淙淙，春风
正骑上脱缰的马匹
岩缝里不断渗出泉水。一滴一滴
像眼药水医治我的眼疾
不宜在电脑前久坐啊
眼睛充血肿胀数日
周末。拆除围墙
就是王道

温岭之春

九龙湖畔，石夫人下
密草丛的山樱花争相绽放
喝下春之酒
吟诵春之诗
假如你破译了所有花语
她们便是你的亲人

青瓷 是一种生活态度

赵佩蓉/文

那日驱车往黄岩沙埠镇，是听闻那里有全国唯一以青瓷冠名的村庄，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十多处唐宋青瓷遗址。

沙埠窑青瓷遗址，坐落在凤凰山北麓，雪溪两岸的山坡上。古人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沙埠一带多山，植被茂密，盛产天然瓷土，又靠近入海口，在筑窑上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据考查，沙埠窑起于唐，盛于北宋。《简明陶瓷词典》有载：五代、宋瓷窑，以青釉为主，有釉色青绿，精者属越窑系统。沙埠窑处在越窑技术南传时期，有“雨过天青云破处”之誉的青瓷，漂洋过海，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熠熠生辉的一笔。

在竹家岭青瓷文化展览中心参观了半天，我的眼睛是满的。时隔多日，我的眼前仍不时交替上演着熏炉、执壶、粉盒、碗碟等青瓷器具。那些素坯勾勒的一枝莲一羽鹤，不需要注释便呼之欲出。那些灰、蓝釉出的清冷淡远的意境，如同温润的细风，几乎要把整个江南染上薄薄的一层翠青。那些春林一般起伏的鹦鹉纹、云龙纹、鸟羽纹，它们都栖息在青瓷上。

一件赏瓶，在橱窗里，与我亲切对视。标签上有干净的文字说明：玉壶春。千年积淀的文采风流，在命名里流光溢彩。那个瓶子，可真勾人的眼睛：撇口细颈，颈部中央微微收束。颈部向下过渡为杏圆形的下垂腹。整个器具，稳重肥润，呈现完美的双S曲线。器物与自然人情的交融，也反映在命名上。良器有泽，豆青色，均匀的釉，和不远处凤凰山的蓝绿色非常接近，和雪溪水的天青色也分不出浓淡，清寂中可见生机无限，虚幻中可闻山涛水声，仿佛是山水之色交融在一起。温润的釉质，浮起半透明的光亮，好像沾染了春芽的鲜润，得以触及大自然初萌的生机。当年的窑工，应该是得了江南山水的浸润，常年享受葱翠的山色、澄澈的水光，才对色彩有如此精准的把握吧。

这件玉壶春，从橱窗里捧出来，停在掌上，与我肌肤相亲。两指轻扣，琅琅清音，瞬间将我轰炸。生命的最初，它不过是一抔拙朴的瓷土，经过一双双皲裂的窑工的手，经历一遍遍练泥修坯，再接受炙热如火的素烧，成为一件简单的器皿。待所有的热烈炙烤逐渐冷却，再施釉，再绘制俗丽喜气的花鸟，才展示出雍容圆润的典雅。从一块土，到一件器皿，它完成了作为土的生命之旅。当它作为瓷器精品呈上来，不是生命的结

束，而是延续。我伫立在这件瓷器前，经历着从视角到心灵的探索之旅，展开对青瓷风雅的学习之旅。

玉壶买春，赏雨茆屋。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这首调动了嗅觉、视觉、听觉的佳作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玉壶，指的就是如玉一般剔透的青瓷壶。唐人名酒多带春，武陵春、金陵春、洞庭春，如雷贯耳。诗酒，是唐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人文情怀。“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秋收的稻米，酝酿至来年春日方熟，便是“春醪”。佳酿甫成，当游春当雅聚。空间环境，往往赋予器物独特的气质。无论是烟雨迷蒙还是斜阳挥洒，无论是海棠依旧还是绿意浓阴，三两知己，听过雨，沐过风，翻一卷闲书，一壶在手，自得清气满怀，方是平生之大慰藉。谦谦君子，寄情于物，而不拘泥于物。在握的雅物，指向文人雅士清朗的内心境。

宋代，是大道至简的时期。“简”是当时文化与艺术追求的高峰，日常器具也大多简约。但是，简约并不等同于简单。简单，一般可以理解成工序的单调和工艺的粗糙。我眼前的青瓷茶杯，就造型来说，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恐怕就是一个梅子青色的敞口杯子。瓷匠意在用有限的元素去表达极致的复杂，在每一个细小的局部深思熟虑。极简的色调和蜻蜓点水式的点缀，宣泄出一种气度和格调，是由内而外的自在，是删繁就简的返璞归真。反复煅烧的茶杯，释放出青白透明的色晕，仿佛静止的春水，绿意浅浮，保持了干净纯洁的生命力。偏偏上面浅淡几笔写意梅花，寥寥几笔，游线勾出虬枝苍劲的瘦梅，枝叶交替，花蕊点点，传递出清雅淡远的意味。大简至美，不仅在于对艺术的把玩，也关乎诗意生存的维度。“一帘春欲暮，茶烟细扬落花风”，茶之为饮，不再是提神醒脑，而是文化的象征。临风品茗，尚有佳景可赏佳句可寻，心可祛尘。而茶，籍于器。衍生的茶具诠释清简的东方美学。推杯换盏的默契，莫逆于心的情谊，都需要借助茶器的“推波助澜”。好茶入口，齿颊留香。握在手上的青瓷，映照着天光云影，舒展着花鸟虫鱼，谁说饮的不是山水意境呢！

物尽其用。竹家岭青瓷倡导的当然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鉴赏美学，还强调审美和实用的统一，把形态美融合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让更多的人去触摸去使用。风雅演变成生活的日常。青黄色的执壶、玲珑的碗盏，与人亲和，可随意出入平常百姓家。

春天短章（组诗）

●赵文斌

线上故乡

线上真好，可以找到许多往事
可以一键点开春天的记忆
千万条路径，我选择最近一条
那里有故乡，那里有
斜风、细雨、河塘、蛙声
那里有我白发婆婆的妈妈
想念她们了，我就用颤抖的手指
一遍遍轻轻呼唤

开往春天的动车

像水滴般娇艳的紫荆花
满头蓬松的海棠花
还有红花、黄花等各种槿木
万物乘上驶往春天的动车
皆有一技之长
轮到我，竟无票可售
嗯——还得继续修炼
埋首人间
洗去凡尘

春雨

夏雨，狂轰滥炸，不讲节制
秋雨，萧萧条条，翻篇归零
冬雨，像追杀令，一剑封喉
唯独春雨，像老母亲
将密密匝匝的爱
一针一线
缝入心底

春来草木长

锄草工穿着早春的警戒色，她们
匍匐在草地，缓缓前移。这样绿着
便于她们彼此辨认
便于花草快速从同类中分拣出她们

白玉兰

想何时落就何时落
落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它们从不摆拍

斑马线上的温暖瞬间

杨光武/文

平凡的生活中，总会有些看似简简单单的小事，在不经意间触动你的内心，带给你感动和温暖。

我天天忙于工作，平时很少陪伴家人去逛街。4月的一个周末，我陪着妻子去逛街。进超市、逛商场，一路走，一路看。在经过泽国镇幸福路的一个没有红绿灯，只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时，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确定安全后，才与妻子一道抬起脚踏上斑马线。行走到路中间时，我突然发现右边街头有一辆小车快速朝斑马线驶来。我心里一惊，脚步加速快走起来。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小车并没有快速从我身旁驶过，而是减速后缓缓地停在离斑马线几米远的地方。对方没有鸣喇叭催促，只是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

我看了看司机，是个戴着眼镜，约有三十岁的男师傅，正微笑着朝我挥挥手，示意我继续向前走。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在这人间四月天，春风柔柔的日子里，他挥手的样子和那一抹微笑，是暖，是一股快乐的源泉，如春天的花香一样沁人心脾。有感于小车司机心中装着“安全”停车礼让，让我得以在斑马线上安全通过，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朝他竖起了大拇指。等我安全通过斑马线，站在街边时，这位陌生司机才发动他的小车缓缓地驶向街的另一头，消失在远处。

这一幕虽平常，却让我很感动。瞬间的温情和爱心，细微得像一个脚印，一滴水。其实，生活中这样普通的瞬间常在，我们往往熟视无睹。但有的时候，一滴水，就是一片海；一个脚印，就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一条街，一个快乐的周末，一次平平常常过斑马线的经历，一个难忘的“礼让”场景，对我来说，串联成了这个四月里动人的一幕……

都说斑马线是生命的“安全线”，是城市的“文明线”。斑马线前的让一让，既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也是传递爱心与温暖的文明之举。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文明出行，给别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小小的一个举动，蕴含着大大的正能量。就如这次“礼让”，令人感动，犹如一丝清爽的空气，猛地钻进我逛街的记忆里。过后想起，依然能暖透心扉。

谢谢你，陌生的小车司机。

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章柠檬/文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大家基本都听过吧。直到结婚快20年了，我才猛烈醒悟，这话说反了，爱情才是婚姻的坟墓，要想婚姻走得久，爱情坚决不可留。

想当年，我也是个爱情至上的人。爱情多好玩呀，电光石火，荷尔蒙飙升，腻腻歪歪惊喜不断，爱到世界末日，爱到天荒地老。爱得如痴似醉时问，“你爱我吗”；吵得声嘶力竭时也问，“你爱我吗”；快乐分手了还问，“你爱我吗”。连回答“喜欢”都不行，必须是“爱”！

此类行为，现在想来蠢极了，可对于长了恋爱脑的女人来说，简直对极了——“爱不爱”这个问题都不能明确，你以后还能把什么事扯明白。同理，蠢女人一样固执地认为，有了爱情，宇宙的事都能解决。

谁料婚姻是高开低走的。初期，男人还能陪你演演戏，“爱呀，怎么不爱，你是我亲太太，是我孩子的官方指定生产商呀！”女人又乐滋滋地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了。再过几年，泛滥的母爱让恋爱脑的症状减轻了不少。但在深夜被娃的啼哭吵醒后，在精疲力竭地喂奶、换尿布后，女人又突然想对熟睡中的男人问个问题：“你爱我吗？”当然，男人有时会记住正确答案，有时也会答偏了：“爱什么爱呀，不都一起了吗？”有时还会答错：“聊这个干吗，赶紧睡觉！”女人委屈得不行，但又指不出男人到底错在哪里了。

后来，女人忙得连自己都忘了有爱情这档事，能让男人多冲几次奶粉、多干点家务事比说100个“爱你”更顶用。再后来，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男人翻看着以前女人乖巧甜美的照片，弱弱地问道：“你还爱我吗？”“啊？”女人蓬头垢脸地仰起头，“你哪里不舒服吗？”

从此，日子算是过成了严格的课程表，我们都是好学生。你做饭来我洗衣，你带娃来我拖地；我出去逛街你别跟着，你出去喝酒我不废话；不到交流时间别交流，各自修行各自进步。

咱们可千万别扯爱情这玩意了，不仅无聊死了，还特别伤感情。我要冷不丁问他：“你还爱我吗？”恐怕得把他吓一跳，他会认为我的体检报告出问题了。他要一本正经地跟我探讨爱情，说实话，我会第一时间怀疑他外面有人了，一定是哪个小姑娘把他教坏了。若我们同时想聊聊爱情，那就整得有点严肃了，估计这婚姻哪里开裂了，需要从头算账了。

不谈爱情，我们倒友好多了，且婚姻关系牢不可破。家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和谐有序，岁月静好。他若偶尔帮我取个快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太热心了，下次我也帮你取。”我要心血来潮给他捣鼓了一个榴莲千层，他也跟我客气上了：“太周到了，回头我请你吃个饭吧。”想当初，为“爱不爱”吵啊闹啊，不就是在争取“你要为我做什么”吗？现如今，咱心照不宣地把家里这点事全安排明白了，细到谁负责削水果、谁倒垃圾，细到每天聊天不少于10分钟，每次吵架不超过20分钟，离家30公里外及时报备……咱都忙去吧，谈恋爱，太费劲了。

谈也可以，就怕谈着谈着，发现咱俩根本就没爱情这回事，或许曾经有过，但早就融化在琐碎的家的日常中了。

所以，别让“爱情”这可有可无的东西埋葬了婚姻，咱都混得那么熟了，有事您尽管说话，该出力出力，该出钱出钱，提爱情，那多不好意思呀。